

明史稿

明史稿

明史藁

列傳第四十五

光祿大夫 經筵講官明史總裁 戶部尚書加七級臣王鴻緒奉

敕編撰

鄒

緝

鄭維桓

七

謙

黃驥

黃

澤

曾鼎

孔友諒

聊讓

胡仲倫

范

濟

左

鼎

練綱

曹

凱

許士達

劉

煒

尚

單

宇

姚顯

鄒緝字仲熙吉水人洪武中舉明經授星子教諭建文時入

為國子助教成祖即位擢翰林侍講立東宮兼左中允屢署

國子監事進左庶子兼侍講永樂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

緝上疏曰陛下肇建北京幾二十年工大費繁調度甚廣冗

官蠶食耗費國儲工作之夫動以百萬終歲供役不得躬親田畝以事力作猶且征求無藝至伐桑棗以供薪剝桑皮以爲楮加之官吏橫征日甚一日如前歲買辦顏料本非土產動科千百民相率斂鈔購之他所大青一斤價至萬六千貫及進納又多留難往復展轉當須二萬貫鈔而不足供一柱之用其後旣遣官采之產所而買辦猶未止蓋緣工匠估計多派牟利而不顧民艱至此夫京師天下根本人民安則京師安京師安則國本固而天下安自營建以來工匠小人假託威勢驅迫移徙號令方施廬舍已壞孤兒寡婦哭泣叫號倉皇暴露莫知所適偶得一措足地又復驅令他徙至有三四徙不能定者及其旣去而所空之地經月逾時工猶未及

此陛下所不知而人民疾怨者也貪官污吏徧布內外剝削及於骨髓朝廷每遣一人卽是其人養活之計虐取苛求初無限量有司承奉惟憂不及間有廉彊之吏不事干媚者輒肆讒毀動加罪譴是以使者所至有司公行貨賂剝下媚上有同交易夫小民所積幾何而內外上下誅求如此今山東河南山西陝西水旱相仍民至剝樹皮掘草根以食老幼流移顛踣道路賣妻鬻子以求苟活而京師乃聚僧道萬餘日耗廩米百餘石此奪民食以養無用也朝廷歲令天下織錦鑄錢遣內官買馬外蕃所出常數千萬而所取曾不能一二耗費中國糜敝人民莫甚於此且錢出外國自昔有禁今乃竭所有以與之可謂失其宜矣馬至雖多類皆駑下責民牧

養騷擾殊甚及至死傷輒令賠補馬戶貧困更鬻妻子此尤
害之大者漢北降人賜居室盛供帳意欲招其同類也不知
來者皆懷窺覘非真遠慕王化甘去鄉土宜於來朝之後遣
歸本國不必留爲後日子孫患至宮觀禱祠之事有國者所
當深戒漢武銳求卒無少驗古人有言淫祀無福況事無益
以害有益蠹財妄費者乎凡此數事皆下失民心上違天意
怨讟之興實由於此夫奉天殿者所以朝羣臣發號令古所
謂明堂也而災首及焉非常之變也非省躬責已大布恩澤
改革政化疏滌天下窮困之人不能回上天譴怒前有監生
生員以單丁告乞侍親因而獲罪遣戍者此實有虧治體近
者大赦法司執滯常條所當赦者尚復拘繫竝宜湔洗凡臣

所言皆天下大計所以保安宗社收拾人心挽回天意爲國
家千萬年無窮之命脈者也且國家所恃以久長者惟天命
人心而天命常視人心爲去留今天意如此不宜勞民當還
都南京奉謁陵廟告以災變之故保養聖躬休息於無爲毋
聽小人言復有所興作以誤陛下於其後也書奏不省帝素
剛愎惡直諫時三殿初成方以定都詔天下忽罹火災頗懼
下詔求言及言者斥時政帝不懌而大臣復多希旨詆言者
帝於是發怒謂言事者謗訕下詔嚴禁之犯者不赦侍讀李
時勉侍講羅汝敬俱下獄御史何忠羅通鄭維桓徐瑑給事
中柯暹俱左官交趾惟緝與主事高公望庶吉士楊復得無
罪緝博極羣書居官勤愼清操如寒士明年卒於官子循宣

德中爲翰林待詔請贈父母帝諭吏部曰曩皇祖征沙漠朕
守北京緝在左右陳說皆正道良臣也其予之維桓慈谿人
起家進士出知交趾南清州卒暹池州建德人由鄉舉出知
交趾驩州累官浙江雲南按察使忠通自有傳

弋謙代人永樂九年進士除監察御史出按江西言事忤旨
貶峽山知縣復坐事免歸仁宗在東宮素知謙骨鯁及嗣位
召爲大理少卿直陳時政多見納既復言五事詞太激帝乃
不懌尚書呂震吳中侍郎吳廷用大理卿虞謙等因劾謙誣
罔都御史劉觀令衆御史合糾謙帝召楊士奇等言之士奇
對曰謙不諳大體然心感超擢恩欲圖報耳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優容之帝乃不罪謙然每見謙詞色甚厲士奇從容言

陛下詔求直言謙言不當觸怒外廷悚惕以言爲戒今四方
朝覲之臣皆集闕下見謙如此將謂陛下不能容直言而謙
之名愈彰矣帝惕然曰此固朕不能容亦呂震輩迎合以益
朕過今自當置謙遂免謙朝參令專視司事言事者益少帝
復召士奇曰朕怒謙矯激過實耳朝臣果月餘無言爾語諸
臣曰朕心士奇曰臣空言不足信乞親降璽書遂令就榻前
書敕引過諭百官無以謙爲戒而復謙朝參已中官採木四
川貪橫帝召謙諭曰爾清鯁爲朕往治之乃擢謙副都御史
賜鈔以行遂罷採木之役宣德初交趾右布政戚遜以貪淫
黜命謙往代王通棄交趾謙亦論死正統初釋爲民土木之
變謙布衣走闕下薦通及甯懋阮遷等十三人皆奇才可用

衆議以通副石亨謙請專任通事遂寢廷臣以謙負重名奏
留之亦不報景泰二年復至京疏薦通等語侵于謙謙奏乞
錄通等命弋謙代臣總軍務帝不許罷歸未幾卒仁宗性寬
大容直言謙以故得無罪反責呂震等而黃驥言西域事帝
亦誚震而行其言驥全州人洪武中中鄉舉爲沙縣教諭永
樂時擢禮科給事中嘗三使西域仁宗初上疏言西域貢使
多商人假託無賴小人投爲從者乘驛傳役人運貢物至京
師賞賚優厚番人慕利貢無虛月致軍民失業妨農比其使
還多齎貨物車運至百餘輛丁男不足役及婦女所至辱驛
官鞭夫隸無敢與較者乞敕陝西行都司惟哈密諸國王遣
使人貢者許令來京止正副使得乘驛馬陝人庶少甦至西

域礪砂梧桐鱗之類皆無益國用惟馬切邊需其餘一切勿受則來者自稀浮費益省帝以示尚書呂震且讓之曰驥嘗奉使悉西事卿西人顧不悉邪驥言是其卽議行後遷右通政與李琦羅汝敬撫諭交趾不辱命使還尋卒

黃澤閩縣人永樂十年進士擢河南左參政南陽多流民拊循使復業嘗率丁役赴北京周恤備至久之調湖廣仁宗卽位入覲言時政多見采宣宗立下詔求言澤上疏言正心恤民敬天納諫練兵重農止貢獻明賞罰遠嬖佞汰冗官十事其言遠嬖佞也略曰刑餘之人其情幽陰其慮險譎大奸似忠大詐似信大巧似愚一與之親如飲醇酒不知其醉如噬甘腊不知其毒寵之甚易遠之甚難是以古者宮寺不使典

兵干政所以防患於未萌也涓涓弗塞將爲江河此輩宜一切疎遠勿使用事漢唐已事彰彰可監當成祖時宦官稍稍用事宣宗寢以親幸澤於十事中此爲尤切帝雖嘉歎不能用也其後設內書堂而中人多通書曉文義宦寺之盛自宣宗始世以澤爲知言宣德三年擢浙江布政使復上言平陽麗水等七縣銀冶宜罷并請盡罷諸坑冶語甚切帝歎息曰民困若此朕何由知遣官驗視酌議以聞澤初有政績後稍肆怒鹽運使丁鑑不遑道撻之爲所奏巡按馬謹并劾澤九載秩滿自出行縣斂白金三千兩償官物且越境過家遂逮下獄黜爲民始太祖不設諫官宣宗時或以爲言帝曰祖宗設官自有定制朕不得增損今中外大小臣皆得建言聽之

無忤所得不更多乎是以永樂洪熙宣德之間方面大吏郡
邑小官及士卒氓庶言事者甚衆沿及英景而此風猶未衰
云曾鼎永豐人永樂十年進士爲廣東僉事宣德中上疏言
廣東浙江江西寺觀田動千百頃謂之寄莊致貧民無田而
有田者差徭日重乞勘治之報可高澤義烏教諭也永樂初
上書言臣民有所論奏宜假辭色使各盡其情帝嘉之以其
書示廷臣尋坐事謫戍仁宗嗣位復上書言時事召至帝已
晏駕宣宗卽用爲兵科都給事中白威安邑教諭也言民饑
吏不加恤催科不已乞以稅糧折輸鈔帛仁宗監國從其請
且黜縣令而以威爲安邑知縣尋擢御史王敏鄒縣訓導也
言鄒彭盜賊縱橫乞命廉能大臣尅期殄滅嚴亨灌縣陰陽

學訓術也請築都江四十四堰王延廣博白縣吏也言鬱林四縣歲運九萬石輸梧州陸運繁費而梧州蓄積有餘請從水道改輸廉州裴讓孟瀆河開官也言河自蘭陵溝至奔牛鎮淤淺不利漕請發民疏治劉準肅府伴讀也言邊衛入粟中鹽官吏爲奸多入糠粃戍卒終年不飽請嚴禁飭詔竝聽許而甘州衛卒張真言皇上武定天下宜講求治道施仁以收人心納諫以通下情別是非審好惡求逸民徵有道廣公田厚俸祿省刑罰薄稅斂襲替幼官不嫻武略不可使備邊請調之內地帝嘉之賜衣一襲鈔千貫瀋陽衛卒唐順請開衛河置倉廩受南方運糧轉輸北京開平衛卒蔣文寔言有司采辦物料錢入里胥民百不得一二或非其土所有多方

購求輒至破產旌表節義所以維風俗而州縣吹索吏胥要
賄不應輒沮毀帝顧禮部侍郎宋禮曰頃下詔求言而言者
無幾此卒志爲國其賜之衣鈔卿等亦毋默默取守位而已
其後茂州卒沈連言舊制禁縣布出境威茂疊溪去通番處
甚遠若槩斷之軍士何以爲衣乞稍弛內地禁茂州古成都
屬郡其民頗知禮法非若生羌宜開學設教使沐聖化詔竝
從之至如嘉定民周程請疏吳淞江秦州民張源言鞏昌臨
洮民輸糧甘州道遠人畜多死請改輸蘭縣阜城民李彬言
詔書以罪編發爲民種田年及七十孤獨莫贍者歸其故籍
今本郡謫爲民者衆雖年未七十而殘疾孤貧乞食求活者
十常四五乞并許遣還灤城老人駱得言縣久不雨乞以鈔

布貸秋糧亦皆施行而高唐民王政以言事擢給事中新喻致仕大使敖如淵以言事命署臨江府事尤異數云其後仁宗時廣寧卒馮述言三事一遼東二十四衛止五衛有學餘乞竝建以厚風俗一朝廷歲賜遼東軍士冬衣布絮皆於旅順口關領乞就近頒發以順人情一遼東驛路由錦瑞二州二州相去三百里多荒山茂林寇騎出沒乞於中間築城置衛皆報可孔友諒長洲人永樂十六年進士改庶吉士出知雙流縣宣宗初上言六事一曰科舉所以求賢必須文行相稱今秋闈取士動一二百人率多僥倖會試下第十常八九其登第者或品素劣不足供任使請於開科之歲詳核諸生行履乃許入試庶不收浮薄士而國家得真才之用二曰祿

以養廉祿入過薄則生事不給責其爲廉吏始非人情國朝制祿之典視前代爲薄今京官及方面官稍增俸祿其餘大小官自折鈔外月不過米二石不足食數人仰事俯育與道路往來費安所取資貪者放利行私廉者終窶莫訴請量增官俸俾俯仰有資然後嚴貪墨之誅則無辭矣三曰古者賦役量土地驗丁口不責所無不盡所有今自常賦外復有和買採辦等事自朝廷視之不過令有司支官錢平買而已然無賴之輩關通吏胥壟斷貨物巧立辨驗折耗之名科取數倍奸弊百端乞盡停採買減諸不急之務則國賦有常民力不困矣其三事言者多及之不具載宣德八年命吏部擇外官有文學者六十八人試之得友諒及進士胡端楨等七人